

DOI:10.3969/j.issn.1007-4074.2012.03.009

# 跨越与回归:A.格里高里耶夫 “有机批评”的历史命运\*

季明举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A.格里高里耶夫的“有机批评”是俄国浪漫主义批评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学说,代表着19世纪俄国文艺美学发展中的生命诗学路线。这一思潮虽长期被遮蔽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强大社会历史学派批评的光环中而备受冷落,但它作为一股不可或缺的“潜流”从未发生过断裂,而是顽强、执著地发展着并散发着长久的理论魅力,注定要在俄罗斯不同时期引起不同的历史反响。

**关键词:**格里高里耶夫;有机批评;历史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3-005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10YJY752011)

**作者简介:**季明举,男,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A.格里高里耶夫(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1822—1864)被公认是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美学家和批评家之一,他创立的“有机批评”(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критика)是俄国浪漫主义艺术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学说。“有机批评”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艺术与真实》(1855)、《论艺术中的真实与真诚》(1856)、《对当代艺术批评原理、意义和手段的批评见解》(1858)、《论有机批评的法则和术语》(1859)、《艺术与道德:关于老问题的新争论》(1861)、《有机批评的悖论:有机观及其基本原则》(1864)等著述中,其核心内容是从鲜活的生命立场出发对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生活)、艺术与道德、艺术审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给予回答,从而概括出一套完整的审美体系和方法论。格里高里耶夫的美学公式是“生命是美”,“生命蓬勃向上归结为美”。而艺术则是“生命的理想显现”<sup>[1](P134)</sup>。这一公式显然自唯心主义超验论出发,将“生命”理解为某种神秘的、美的形而上存在,其实质是构成生命灵魂的永恒民族道德理想。艺术正是对永恒民族道德理想即精神生命

本质的有机表达。但与唯心主义静力学不同,“有机批评”鼓吹“生命”的恒定运动性,即“生命”是在“生命力”的内在驱动下向其本质即民族永恒道德理想不断进发的“生命进程”<sup>[1](P139)</sup>。换句话说,“生命”是具有深厚民族文化精神根基的,是具体可感的客观性存在。这种客观性存在类似别林斯基的“活生生的实在”。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表达民族生活这一“活生生的实在”。不过格里高里耶夫并不把这种客观性像别林斯基一样理解为外在社会秩序。他认为那不过是客观性表象即“最低程度的客观性”。批评家将艺术的客观性划分为“最低程度的客观性”(自然性模拟)、“一般程度的客观性”(现实性刻画)和“最高程度的客观性”(有机感悟)三种<sup>[1](P112)</sup>,显然推崇能够生动揭示民族永恒道德理想的“最高程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能够“显现”贯注着生动民族灵魂的生命实体。“有机批评”断言这一实体是天然“固有的有机整体”。而艺术审美实质上就是对这一“固有有机整体”最高程度的感悟(直觉)。感悟不是经验认知或逻辑判断,而

\* 收稿日期:2012-03-28

是诉诸生命感知即审美上的直觉主义方法论。从格里高里耶夫对“有机批评”审美原则的理论概说可以看出,他力图将文艺批评阐发为一种感知艺术的动态性民族文化审美范式:从生命的立场出发,在有机的审美大视野中诉说对民族生活的直觉主义体验。可见“有机批评”是艺术生命哲学。审美原则上的生命立场使得这一学说既不同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偏向认识论和阶级论的革命民主主义学派,又不同于弘扬斯拉夫原始性,具有强烈东正教气息的斯拉夫主义流派,同时也区别于走向封闭式审美本体论的“纯艺术派”。在19世纪复杂多元的批评格局中,格里高里耶夫建构起了关注艺术生命与文化根性的主体性民族审美理论,并成功地将其运用于文艺批评实践之中,为俄罗斯美学走上民族化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力图对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有机批评”学说在俄罗斯(沙俄时代、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后)一个半世纪的影响和传播过程进行一次整体性的梳理,以期为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浪漫主义艺术哲学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 一、沙俄时代的“有机批评”研究

格里高里耶夫作为艺术批评家在俄国19世纪中叶和稍后“激进60年代”<sup>①</sup>十分引人注目。对艺术整合概念的界定以及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有机批评”生命哲学的构建,使他能够以原创性理论家的身份跻身于俄国文艺、美学界的激烈意识论争之中。他被同时代人视为“<莫斯科人>领袖”、“根基派”的旗手<sup>②</sup>。屠格涅夫曾经高度评价格里高里耶夫。他在给A.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中说:“他令我想起已过世的别林斯基”<sup>[2](P39)</sup>。格里高里耶夫甚至能够对屠格涅夫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屠氏曾把《父与子》的构思告诉格里高里耶夫,结果遭到对方冷遇,以至于“好几个星期都竭力避免提及这部作品,直到回巴黎后才动笔”<sup>[3](P347)</sup>。“纯艺术派”的鲍特金虽多次受到对方挖苦,却热情邀请格里高里耶夫加盟《现代人》杂志,说后者“比车尔尼雪夫

斯基更有才华”<sup>[4](P455)</sup>。另一位“纯艺术派”诗人迈科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普鲁东主义过时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格里高里耶夫所说的‘有机批评’”<sup>[5](P53)</sup>。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波罗留波夫作为格里高里耶夫的论敌虽对他颇有微词,但十分尊敬他的批评品格,认为“格里高里耶夫艺术嗅觉敏锐,如果能细心确立艺术人民性内容,就会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sup>[6](P316)</sup>。音乐家鲁宾斯坦邀请格里高里耶夫共同创作过乌克兰歌剧<sup>③</sup>。40—50年代俄国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阿法那西耶夫、布斯拉耶夫等就是在格里高里耶夫有机论思想的召唤下走向民间,从事以搜集俄国民间创作为目的的“采风”活动。“白银时代”的大诗人勃洛克断言“格里高里耶夫是从普希金到我们之间所架起的一座唯一桥梁,尽管它高悬在萧条时代的可怕深渊之上而摇晃不定,却是唯一的桥梁”<sup>[4](P479)</sup>。

这样一座“唯一的桥梁”虽看上去摇晃不定,却成为不同时期实现文化跨越与传承的精神通道。格里高里耶夫无疑是俄国艺术批评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一生短暂,却著述等身,从而为后人更深刻理解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学艺术提供了可靠的参照。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机批评”已普遍被接受,那些“领袖”、“旗手”之类的溢美之辞无法保证他不被时代冷落。在他1864年孤独地去世后,为数不多的理论追随者(如斯特拉霍夫、阿维尔基耶夫等人)写过一些回忆录,出版过他的部分著作,大部分同时代人关于他的批评学说只留下片言只语:这同别林斯基死后追随者如过江之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格里高里耶夫在一个异己的、追逐社会功利的“萧条时代”结束了批评事业,身后从未形成固定读者群体。尽管“有机批评”引人注目,但被认为语言艰涩、风格怪异、思想混乱且不能自圆其说。斯拉夫派的阿科萨克夫赞扬格里高里耶夫的“热情洋溢和真诚态度”,但认为他“充满着许多奇特之处,表达上激情过度”<sup>[7](P1-16)</sup>。批评家卡特科夫出于极力维护“理性系统”的立场,攻击格里高里耶夫的“有机批评”理论“没有真理的力量”,“缺乏理论意识”,“陷入大呼小叫之中”<sup>[8](P371)</sup>。别林

① 文艺批评界一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唯物主义哲学和激进思想盛行的19世纪60年代称作“激进60年代”。

② 这是《同时代人》、《俄罗斯话语》、《俄罗斯谈话》、《祖国纪事》等杂志送给格里高里耶夫的称呼,其中含有讽刺意味。参见批评家安东诺维奇《论根基》一文。

③ 该歌剧于1867年在莫斯科公演,名为《草原之子,或乌克兰的茨冈人》(4幕歌剧)。作曲:鲁宾斯坦,脚本作词:A. 格里高里耶夫。

斯基生前甚少关注格里高里耶夫,只称赞过他早期的《诗选》充满“实在性诗歌的闪光”,但明确地斥责他艺术哲学上的“神秘主义”倾向。<sup>[9](P362-363)</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方面讥讽格里高里耶夫“总是陷入各种奇特诱惑”,另一方面夸奖他“在非同寻常的激愤中表现出对信仰的热烈痴迷”<sup>[10](P44)</sup>。诗人涅克拉索夫注意到格里高里耶夫“部分真知灼见里伴随着许多可笑的自我吹嘘”<sup>[11](P344)</sup>。唯物主义美学家皮萨列夫视格里高里耶夫为俄国“最后一个唯心主义的代表,唯一能够以其世界观与我们的世界观相抗衡的人”,“一个过时浪漫主义分子,从未把要表达的东西阐释清楚”<sup>[12](P140)</sup>。深受“有机批评”学说影响的“根基派”美学家斯特拉霍夫将格里高里耶夫看作“时代最好的批评家”,“俄国艺术批评的真正奠基人”<sup>[13](P8)</sup>,但认为他“自以为是,缺乏适应能力,忽视了读者的要求”<sup>[14](P433)</sup>。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有机批评”艺术根基性思想的影响和启发,惊叹格里高里耶夫“巨大的批评天才”,但戏称他是“俄国的哈姆雷特”<sup>[15](P157)</sup>,言外之意是说格里高里耶夫是不善于在实际生活中贯彻自己的学说,耽于幻想,“思考大于行动”的人。托尔斯泰对格里高里耶夫有关艺术的生命力、艺术与地域、时代的关系的论述表示过赞赏,却完全不能够同意他对俄国国民性格典型两重性的分析,说“他在个性分析上的掠夺型和温顺型区分是个不幸想法,我永远不懂。温顺型的反面应该是叛逆型,但不是掠夺型”<sup>[16](P236)</sup>。诗人波隆斯基曾是格里高里耶夫的大学同学,交往深厚,却琢磨不透格里高里耶夫的复杂个性,惊呼“在俄国难觅比他更具两重性的人”<sup>[17](P248)</sup>。批评家安东诺维奇嘲弄格里高里耶夫持“反人民”立场,不懂“真正的与人民根基的接近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甚至嘲弄后者的“酗酒”、私生活“不道德”<sup>[5](P81-82)</sup>,明显具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些同时代人虽与格里高里耶夫处于共同的文化语境中,却大多只是在书信、散记中顺便提及格里高里耶夫及其理论学说,褒贬不一,不置可否,没有以大的篇幅进行专门论述。实际上格里高里耶夫遭受时代冷落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语言风格晦涩难懂,这里存在着深刻的时代语境。首先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唯物主义美学长期占领理论市场;第二是格里高里耶夫的专断个性和混乱不堪的个人生活。固执、孤僻、冷傲、不合时宜是同时代人给他的

总体评价。

在格里高里耶夫 1864 年去世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除“根基派”美学家斯特拉霍夫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文集》,诗人费特、波隆斯基撰写了篇幅不大的回忆录,此后再也无人提到他。这一时期主要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辉煌时代,岂止格里高里耶夫的艺术思想,整个浪漫主义艺术哲学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衰落,是勃洛克所说的“萧条年代”。从文化背景上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丧失,自然主义“小事论”<sup>①</sup>、小市民思想盛行、社会日趋黑暗的年代,精神和艺术品格日趋衰落。19 世纪末关于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有机批评”学说的“再发现”首先要归功于皇家科学院的“学院派”教授们:他们以严谨治学和考据态度,开始挖掘整理格里高里耶夫的手稿、信函和档案资料。“学院派”尤其重视格里高里耶夫关于俄罗斯民间创作方面的论述,以期为他们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这一对“有机批评”的“再发现”洗去了格里高里耶夫的尘封,具有发轫作用。然而“有机批评”生命哲学“第二春”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精神重新转向非理性主义和唯美主义。诸如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开始清算曾经为格里高里耶夫所厌恶的别林斯基现实主义美学,代之以唯美主义神秘先验论,其转向的标志是新宗教哲学家 B·索罗维约夫所谓“万物一统”的宗教美学思想和“象征派”理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著《现代俄罗斯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趋向》。在象征主义的大旗下,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泛斯拉夫情绪、宗教思想、生命意识获得了空前弘扬。B·伊万诺夫宣称“最近 15 年俄国诗歌里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一切是多么深地根植于民族土壤”<sup>[18](P596)</sup>;布留索夫说“俄罗斯大地是一切生命的母亲”<sup>[19](P67)</sup>。勃洛克用格里高里耶夫的话语腔调说:“你越强烈地感觉到与祖国的联系,就越会把她看作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sup>[20](P89)</sup>;别雷呼唤生命意识,“渴望投身宇宙和谐”,认为“只有回归这一和谐,生命的秘密才能被昭示”<sup>[21](P30)</sup>。他还在回忆录《两个世纪之间》里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高里耶夫、罗扎诺夫相提并论,称这三人为“宇宙伟大的拷问官”<sup>[22](P88)</sup>。

象征主义派试图在俄罗斯文化积淀中寻求精

① 俄国“民粹运动”后期在小市民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庸俗社会思潮。

神先行者来实现自己美学主张的历史合法性。他们意外发现了“不合时宜”的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有机批评”学说:K·列昂奇耶夫撰写了与格里高里耶夫私人交往的回忆性随笔,叹服他“精神的宽广”,是“在热烈的俄罗斯生活中寻找诗意的人”<sup>[23](P442)</sup>;别姆认为格里高里耶夫“作为一个批评家超越他的时代50年”<sup>[24](P299)</sup>;沃林斯基(弗雷克)将“我们的同时代人”<sup>[25](P81-83)</sup>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有机批评”看作俄国“混乱的美学批评史上唯一‘亮点’”<sup>[26](P675)</sup>。罗扎诺夫是象征派艺术批评家中“有机批评”理论最积极的阐释者。他评价“有机批评”是“科学的批评”,构成俄国批评发展史上最新的理论阶段(前两阶段为美学批评、道德批评)<sup>[27](P173-203)</sup>;并欣赏格里高里耶夫浪漫颓废的个性,写有随笔《格里高里耶夫的命运》,称后者为“忧郁骑士”<sup>[28](P263-265)</sup>。勃洛克写有同名文章《格里高里耶夫的命运》,书中视格里高里耶夫艺术哲学思想为其创作生命力之源,在他身上看到了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传承。<sup>[4](P480)</sup>久违了的格里高里耶夫一时俨然成为新浪漫主义者顶礼膜拜的偶像。除象征派等时代主流批评家们的大力推崇外,“有机批评”理论也受到其他非主流派别的关注:文学史家叶·安·索洛维约夫从传统社会分析角度探讨了格里高里耶夫“有机批评”思想的民主主义精神,说他“没有任何贵族好恶,唯一崇拜的偶像是人民,即那些挥汗劳作,理应获得快乐和幸福却未能获得的民众”<sup>[29](P271)</sup>;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格里高里耶夫艺术“有机整合”观念的影响下创建了艺术“社会有机体”<sup>[30](P116-127)</sup>学说。抛开“白银时代”各艺术流派“借题发挥”的动机,就对“有机批评”学说本身的研究和传播而言,艺术批评史家们的观点更值得注意:格罗斯曼是“白银时代”研究格里高里耶夫“有机批评”学说最透彻的人。他在《三个同时代人》中把格里高里耶夫称作俄国“新的批评的奠基人”,是“全欧洲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在美学史上“比别林斯基地位还高”,因为后者的“基本思想与当代最新的哲学意识合拍”,其“生命主义原则合乎柏格森主义新潮流”。<sup>[31](P55)</sup>格罗斯曼评估“有机批评”不仅是俄国建立“艺术批评哲学系统”的首次成功尝试,而且还是“迄今最具合法性的”<sup>[31](P56)</sup>。“白银时代”“格里高里耶夫热”的最直接成果是1915年由萨沃特尼克负责编辑的14卷本的《格里高里耶文集》出版;1916年勃洛克编辑的《格里高里耶夫诗集》出版;1917年克涅日亚宁的《格里高

里耶夫:传记材料》出版,以及1918年斯皮里得诺夫的12卷本《格里高里耶夫全集》出版。这为后世“有机批评”学说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苏联及苏联解体后的“有机批评”研究

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有机批评”学说在“白银时代”的鹊跃声誉注定是短暂的。“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很快出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勃兴。不久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有机批评”在新时期遇到了更为尴尬的局面。苏维埃时代的官方美学独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唯物主义美学和现实主义批评传统,排斥审美领域的一切唯心主义倾向。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均处在官方主流文学意识之外,“有机批评”在20世纪大半个时期的历史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苏联文艺学界除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章、摘要论述外,未曾推出任何一部研究格里高里耶夫艺术思想的论著。尽管如此,“有机批评”艺术话语仍然不时被曲折地反映出来。20年代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提出艺术的“人民性是自发的、天然永恒的俄罗斯祷告和俄罗斯小木屋气质”,是“对大地和自然的‘有机’靠近和质朴态度”。<sup>[32](P160)</sup>这一“美学公式”显然吸取了格里高里耶夫的“有机批评”思想,在当时政治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弗里契、斯捷潘诺夫撰写过评价格里高里耶夫艺术观的文章,但一致站在庸俗社会学立场上指责格里高里耶夫的“反动资产阶级倾向”,说他“是俄国商业资产阶级本能的意识形态家”<sup>[33](P13)</sup>。无产阶级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受到过格里高里耶夫生命有机论的影响,在其《实证主义美学原理》中自生物学角度探讨“有机的艺术”和“有机美”。<sup>[34](P2-24)</sup>30年代拉祖姆尼克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回忆录》。该回忆录被神学家弗洛洛夫斯基誉为“时代最好的出版物”<sup>[35](P554)</sup>。普拉东诺夫30年代末因小说创作受到批判,转向文学批评,曾模仿格氏“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的话语方式,在《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了纲领性文章《普希金是我们的同志》,呼吁作家向普希金学习,努力表达“人民的道德价值及其对真理的追求,人民的感情与爱”<sup>[36](P236-237)</sup>,显然是在曲折地宣扬格里高里耶夫的艺术“人民性”观点。50年代“解冻时期”是“有机批评”学说百年历史命运再次出现重要转折的开始;苏联科学院(普希金之家)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

格里高里耶夫的批评理论;作家纳吉宾在其文集第4卷《永恒的伴侣们》中以《恶毒的第五音阶》为题发表了揭示格里高里耶夫生活命运及其艺术思想价值的抒情小说,引起异常反响。<sup>[37](P248-284)</sup>在挖掘“白银时代”精神遗产的基础上,苏联时期格里高里耶夫的主要著作(批评著作、诗歌、散文)得以出版。1959年格罗莫夫编有《格里高里耶夫:作品集》;1967年叶戈罗夫编辑了《格里高里耶夫:文学批评》,收入格里高里耶夫最重要的系列批评文章;1970年克卢毕奇编有《格里高里耶夫作品选:批评》;1980年茹拉夫廖娃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美学与批评》,收入格里高里耶夫晚年的主要著述;同年叶戈罗夫对拉祖姆尼克版《回忆录》作了修正和增补,新版《格里高里耶夫:回忆录》面世;1985年阿里茨舒勒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剧评》,收入了格里高里耶夫的主要剧评论述;1986年叶戈罗夫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艺术与道德》;1988年奥斯波瓦特在搜集格氏遗漏诗歌、散文、书信、回忆录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最后一个浪漫的奥得赛》一书;1990年叶戈罗夫和奥斯波瓦特共同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两卷集》,上卷为格氏诗歌和散文,下卷为书信体批评文章。这些文集卷首均带有编辑者的介绍和评论文章,为人们的进一步探讨打开了一片洞天。自50年代起苏联文学百科词典、文艺学及文学史教科书开始相继加入有关格里高里耶夫生平以及“有机批评”的内容。如科学院(普希金之家)1958年编著的《俄国文学批评史》、1985年奥夫相尼科夫所著的《俄罗斯美学思想史》、库列绍夫1978年编著的《俄国文学批评史》都列有格里高里耶夫专章,重点评介格里高里耶夫的美学观念。不可回避的是,上述序言和专题性文章偏重于分析格里高里耶夫思想上的“矛盾和迷误”,还试图将格里高里耶夫文艺思想纳入现实主义美学范畴,缺乏综合性探讨和深层次挖掘,明显带有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特征。苏联期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1977年在科学院(普希金之家,即俄罗斯文学研究所)隆重举行了纪念格里高里耶夫诞辰155周年的研讨会,<sup>[38](P26-32)</sup>这是未曾有过的新气象。另外70年代中期素以文艺学理论探索著称的塔尔图大学还掀起过挖掘、整理格里高里耶夫档案资料的热潮。<sup>[39](P96)</sup>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艺术理论界表现为“白银时代”新浪漫主义精神的回归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盛行。在这种背景下,自别林斯基社会历史学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文论受到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否定”。格里高里耶夫及其“有机批评”理论在20世纪末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90年代初期,先后有诺索夫的传记研究《格里高里耶夫:命运与创作》和格列鲍夫背景考察性专著《阿波罗·格里高里耶夫:1830至1860年间的文学进程》出版。卡瓦廖夫在《体裁诗学》中自形式主义诗学角度论述了格里高里耶夫的美学和文学立场。康达科夫连续在《文学问题》(1992.2)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方面批驳自别林斯基以降的“文学恐怖主义”和苏联“党文学”的“精神暴政”,另一方面大加宣扬“新宗教哲学”和“唯美主义”批评,确认格里高里耶夫作为“根基派”理论家“保护了文学艺术的审美多样性”<sup>[40](P271)</sup>。1991年俄罗斯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悲剧家》(2卷);1993年由格里高里耶夫晚年翻译的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出版;1996年出版《迈科夫,格里高里耶夫:抒情诗、作品选》;1999年叶戈罗夫和美国学者R.维特克共同编辑出版了《格里高里耶夫:书信集》;1997年“俄罗斯作家协会”(爱国派)在莫斯科,设立格里高里耶夫文学奖<sup>①</sup>(奖金为3万美元),至今已经颁发过15次。2000年叶戈罗夫又还出版了《阿波罗·格里高里耶夫》一书<sup>②</sup>。格里高里耶夫著作遗产的出版和研究再度呈现出热闹的景象。不过这种“复兴”像大规模解禁其他理论经典一样,主要不是解决艺术批评问题,而是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对整个文化遗产的再认识,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思想的重构寻找历史依据,具有与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抗衡的味道,因而对格里高里耶夫及其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依然付之阙如。

#### 参考文献:

- [1] Григорьев, А.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Искусство, 1980.
- [2] Тургенев, И. Письма, том 3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7.
- [3] Тургенев,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0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6.

① 关于“格里高里耶夫文学奖”的详情参见互联网, [www.gramota.ru/nws\\_arch.html?nn=444-31k](http://www.gramota.ru/nws_arch.html?nn=444-31k).

② Егоров, Б. Ф. 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M].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0.

- [4] Кулешов,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том 1 [М].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58.
- [5] Егоров, Б. Ф. Борьб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в России 1860 годов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Искусство, 1991.
- [6] Добролюбов, 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9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63.
- [7] Аксаков, И. Некролог А. Григорьеву. День [J]. №40 (1864): 1 - 16.
- [8] Журавлёва, А.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40—50 годах 19 века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Искусство, 1982.
- [9] Беринский, В.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41.
- [10]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47.
- [11] Некрасов, 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ьма [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 [12] Писарев, 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3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56.
- [13] Страхов,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4.
- [14] Иван — Разумник, 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30.
- [15]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7.
- [16] Толстой, Л.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63 [М].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8.
- [17] Whittaker, Robert. Russia's Last Romantic — Apollon Grigor'ev [М].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 [18] Ivanov, V. Ivanov: Selected Works in four volumes (volume 2) [М]. Brussel: 1971—1987.
- [19] 郑体武. 俄国现代主义诗歌 [М].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20] Блок, 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9 [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2—1936.
- [21] Белый, А. В начале век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0.
- [22] Белый, А. Меж двух ве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0.
- [23] Григорьев, А. Последний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й Одиссей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88.
- [24] Бем, А. 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J].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5(1918).
- [25] Княжнин, К. О наши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х [J]. Любовь к трем апельсинам, №4—5(1914).
- [26] Вольнский, А. Русские критики [М].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1896.
- [27] Розано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ысли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9.
- [28] Огонёк,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volume 1 (1916), Петград.
- [29] Соловьев, Е.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 века [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7.
- [30] Плеханов, 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8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26.
- [31] Гроссман, Л. Тр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22.
- [32] Цветаева, М. О искусстве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1.
- [33] Григорьев, 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М].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37.
- [34] 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及其最新形式 [М]. 郭家申, 译. 上海: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 [35] Frolovskiy, A. Russian way of the Gospel, Paris, 1937.
- [36] Берсин, В. Русская критика 30 годов [С]. Изда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7.
- [37] Нагибин, Ю.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ечный спутник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 [38] Белов, А. 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 Жизнь и теория [J]. Северкавказск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наука, №1, 1977.
- [39] Вест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арту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volume 104, Тарту, 1981.
- [40] 刘宁. 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多元化走向 [J]. 世界文学, 1994(6).

(责任编辑: 粟世来)

## The Historical Fate of A. Grigoriev's "Organic Criticism" Theory

Ji Ming-j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A. Grigoriev's "Organic criticism" theory represents the 19th century's organic life clues of Russian romantic literary and aesthetics. Although during a long time it had been obscured in the vehicle, powerfu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halo, as an indispensable "undercurrent" the fracture has not happened, but tenacious, dedicated to developing and distributing a long-standing theory charisma doomed to at different time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repercussions.

**Key words:** Grigoriev; organic criticism; historical destiny